林文義／攝影／專訪

誰傳中國漫畫的下一把薪火？

介紹十一位辛苦而卓越的中國漫畫家

前言

中國漫畫，在久遠的年代之前，就已經深具它最初的形態——我們可以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予以追溯，現存於瑞典遠東博物館中的兩件人頭雕刻陶容器的蓋子，那種古樸，並且饒富趣味的造型，我們能不說它也是漫畫的一種嗎？至於像吳道子的鬼神畫，近代的八大，石

濤，齊白石等等，我們都可以深切的窺探出漫畫趣味的存在。

漫畫，應該是形象藝術中，最爲奧妙並且動人的；它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並且毫不妥協的；它不獨祇是線條傳達某種單純的意念而已，它是多面性的。而漫畫家所擔負的責任，對於廣大的社會羣衆，乃至於國家文化教育，都有極爲深遠的影響。自豐子愷以降，也就是抗戰之後，大陸淪匪，至退守臺島，戰亂紛紛，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仍有一批卓越的中國漫畫家，跋涉千里，來到復興的基地上。昔日，他們曾以漫畫，給予侵華的日寇，致命的打擊！振奮幾億中國同胞的意志……這些都是不可抹滅的事實；梁鼎銘，梁中銘，梁又銘，三位梁氏昆仲，堪爲代表。在戰火熱燄裏，在異族的鐵蹄下，漫畫道盡大時代苦難的中國人民的心聲。漫畫的力量，由此可見矣。

復興基地在全國軍民携手努力之下，逐漸安定並趨向繁榮之時，中國漫畫開始又在這塊沃土裏萌芽了，民國四十五年左右，中國漫畫在臺灣開始大量蓬勃了起來，報紙開始刊載漫畫；坊間的漫畫也以雜誌週刊的形式大量出版，那段時期——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整整的十年之間，好手雲集，作品出色而又廣受歡迎，那段時期，可說是漫畫的文藝復興時期。

五十五年之後，漫畫形成泛濫的局面——大量粗製濫造的連環圖畫湧進市場，所謂「劣幣逐良幣」，形成極爲惡性的循環，導致日後，國立編譯館不得不建立所謂連環圖畫審查辦法；二者，由於大量劣質的作品滲於其中，使得眞正出色並且有內涵的漫畫家們望而却步，一方面也由於市場一片混亂，稿酬偏低，遂投筆求去。

從此以後，漫畫形成一片空白，其間，祇有報紙的漫畫偶而點綴，幾位令人感佩的漫畫家們獨力苦撐場面，延續著中國漫畫的命脈，而知道這份苦心的人，太少太少了，這幾位漫

畫家，他們是童彭年（童叟），李費蒙（牛哥），陳金城（陳弓）等，他們的名字將在中國漫畫史上，爲之不朽的；其中包含的辛酸以及苦楚，亦爲常人所無法體會得到。

再談到兒童的漫畫方面，許多四十歲以下，二十五歲以上的青年，該還記得一些膾炙人口的漫畫吧？二十年前，書店的門一開，湧進幾十個小學生爭購刊物的情況，現在看來，恐怕是奇聞吧？事實上，以前的確有過這番盛況的。我們必須提及幾本當時的兒童刊物——學友，良友，東方少年，模範少年，漫畫周刊，少年世界，新少年等。這些少年刊物當時所傳播出去的廣泛功能，是不可抹滅的——姑且不去評論它們本身所具的藝術性與教育性，它們的確帶給五十至六十年代之間的兒童與少年許多甜美而歡笑的時光。那種溫慰於每一個孩子心底的是一種感情與悸動，如今，那一代的孩子已長大成人，此時介於社會中堅地位，不論他們已是知名的大學教授，公司負責人，政府單位主管，各行各業……他們仍會憶起：童年時，那些刊物以及那羣傑出卓越的漫畫家們，所帶給他們的歡笑……而那段時光是不會再回了來。

十多年來，中國漫畫呈現一片貧血的現象，追究原因不外有下列幾個：(1)審查制度的建立：最初由於連環圖畫太過於泛濫，良莠雜陳，有關單位不得不採取審查辦法，最初的動機是非常好的，但後來，却有了許多爲人詬病的流弊；如今，日本漫畫在我國的泛濫現象更甚那時；審查單位何以准許日本漫畫進口是令人爲之費解的。一方面，對國內漫畫家的作品審查太過於嚴苛，而對日本漫畫，輕易即可通過；這一直是國內漫畫家們所爲之難平的。(2)市場太窄，酬費偏低：漫畫書是小人書的偏頗看法，一直持續了十幾年，這個昔日輿論所激烈攻擊的目標——漫畫，如今已走到窮途末日了。什麼是小人書呢？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是對嗎？賢有良莠，物有所擇，卓越的漫畫家們仍有他們不滅的價值性，劣質的僞漫畫家們，時間

會將他們湮滅的，可是，那時，某位女專欄作家痛指漫畫書爲小人書之時，也許，她是無心的，沒有惡意的；可是，她爲何不加以深思一番，加以選擇一番，將眞正出色的漫畫家們與他們的作品留給我們的下一代？市場的狹窄，起於家長們對漫畫的偏見——看漫畫會妨害功課，家長不鼓勵孩子讀漫畫，因爲那是有害無益的。這種偏見，使得多少純眞的孩子，自小失去了他們原是豐富的想像力與幽默感，一方面，對漫畫書也視爲生活的消遣品，看完卽丟；出版社做得艱苦，自然也就降低給予漫畫家們的稿酬，漫畫家們生活困難，你怎能苛求他們沒有出色的好作品？如此，惡性循環，中國漫畫的沒落，自是不在話下。

但我們難道就因此遺忘了昔日那些出色而令我們深切感動的漫畫了嗎？難道我們就因此遺忘了那些帶給我們童年歡笑的老漫畫家了嗎？沒有，我們一直都未曾忘去，卽使已經十分淡薄了，我們自始是滿含無比懷念的。而在此時，中國漫畫已經沒落了，中國漫畫的薪火逐漸微弱了，可是，昔日，那羣卓越的老漫畫家們仍在默默的存在著，在某一個市廛角落，在某一個偏遠的山鎭，他們頭禿了，髮白了，有的重病纏身，有的默默的作育英才，有的仍在爲中國的兒童們默默的畫著……多麼辛苦，並且憂傷的，將一生交給中國的漫畫，有的，甚至已經亡故，像愛國的漫畫家梁鼎銘、張英超兩位先生，後者臨終時，仍懷念著淡水那棟仍未完成的住屋，多麼飄零而不幸的老漫畫家。

經過多日的奔波與探尋，在書評書目社的策畫下，筆者非常榮幸的，訪問到這羣昔日曾鮮活在廣大青少年心中的老漫畫家們，他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已經多年不畫了，但談及往日的情景，他們好似又回到二十年前，那段中國漫畫極爲輝煌的昔時了。以下的簡短訪問是採傳記方式，並附上極珍貴的玉照以及作品，排列次序是按照年齡，以示尊敬之意。

陳海虹的小俠龍捲風

談到海虹，很多人都聯想到報紙副刊上，那個專畫古典小說插圖的人。事實上，陳海虹在二十年前，以他的一套漫畫「小俠龍捲風」，就像漫畫的題目一樣，龍捲風似的捲遍所有青少年的心靈。他以極特殊的國畫筆觸，創塑了龍捲風這個資質稟異的小俠士，憑藉超凡的武功，與邪惡的魔教作生死的對抗。談到小俠龍捲風，海虹先生的說法是這樣的：「創造龍捲風這個角色，主要是因爲那時，我們臺澎基地剛剛安定下來，古寧頭一役暫時遏止了對岸共匪的氣燄，而我們復興基地可說是正義的一面，與共匪的邪惡自是勢不兩立的；所以龍捲風的故事，就是由於正義與邪惡之對峙而獲得靈感的。龍捲風代表正義的一方，魔教則就是指共匪的邪惡。」小俠龍捲風在當年的「模範少年」雜誌刊載時，全國青少年爲之風靡，那種盛況是現在連想都無法想到的；對這篇作品，海虹是相當欣慰的。

陳海虹今年六十二歲，原籍是福建泉州。大陸變色後，來到臺灣，最初是在他叔叔的蜜餞工廠擔任會計工作，由於蜜餞的包裝是需要美工設計，海虹便負起這個任務，他設計的包裝紙以及商標圖案，由於非常細緻並且美觀，遂逐漸有名，導致他後來全力在繪畫上求取發展。民國四十年，他在臺北保安街租了房子，專心從事美術設計工作，當時，沒有單車，公共汽車路線又少，每每畫稿都要自己送去，非常的麻煩，於是他請了兩位外務員跑腿。那時，很多人找他畫，也賺了不少錢；結果積勞成疾了，經常走一段路就

陳海虹的作品：小俠龍捲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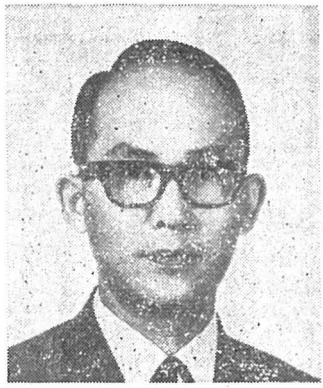
來畫呢？在畫小俠龍捲風之前，他已經爲當時的「學友」雜誌以水墨畫的方式繪製插圖，那時他記得是世界名著，像基度山恩仇記、金銀島等等。由於海虹的畫藝非常出色，作品資質又精密，於是許多雜誌都以極高的價錢前來挖角，像後期的新學友、大衆之友、模範少年、漫畫周刊等等。

「模範少年」原是一本少年月刊，後來由於海虹的小俠龍捲風造成的搶購熱潮，由月刊變爲半月刊，再變爲旬刊，最後成了周刊，那時，不但是青少年喜歡看，連初高中的教員都看。那時，海虹在全盛時期，平均一個月要畫四百頁的畫稿，忙碌，但也爲他賺進了不少的錢。但他堅持一個漫畫家的原則——畫最精良的作品，絕不泛濫。那時，許多雜誌以多倍的稿酬利誘，要他轉移地盤，海虹不爲所動。他說：「一個人要有信用，不能因利而變節。」

除了小俠龍捲風之外，他還畫過一篇時裝的漫畫頭暈眼花，必須暫靠在牆畔休息。想想，這樣似乎是不太值得，於是不告而別的，搬到了基隆，買了地，蓋了一棟房子，種種花，好好的休息一番。

海虹又怎麼會想去畫漫畫呢？他說當時市面上的漫畫都是日本翻印過來的，他覺得：爲什麼我自己不

「鬼屋」，告訴讀者：鬼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祇是人自己的心裏有鬼。那篇漫畫描寫奪產的陰謀，惡人利用古老的房子，造成各種怪異詭譎的現象，企圖謀取龐大的產業，但最後仍是邪不勝正。這篇漫畫意外的，反應並不很好，使海虹逐漸感到灰心。這時期，他也收了一些學生，他教學生是不收學費的，但他有下列的條件——家境貧寒，沒法唸書，但對漫畫有充份興趣的。海虹認爲當時教的一些學生裏頭，祇有一個叫游龍輝的，還算不錯，可惜他不再畫漫畫，跑去畫卡通了。



陳定國的呂四娘刺雍正

陳定國，今年五十七歲，目前居住在新竹縣的新埔鎮，自幼對漫畫非常有興趣，數十年來，視漫畫爲

這些年來，海虹已不再有漫畫作品，却成爲一個插圖畫家，經常替皇冠、聯合報副刊、中國時報副刊、幼獅少年繪製插圖。他的筆法剛勁而有力，有國畫的氣韻，但不俗麗，非常受到歡迎，日本的某些雜誌也常找他繪圖；目前，他專攻國畫人物，有著非常高深的藝術造詣。民國六十八年中國畫學會以金爵獎一尊贈予，表彰他在漫畫上不朽的成就；目前，海虹蟄居於士林芝山下，將所有的心力放在國畫與歷代人物衣著器皿宮室的考據之上。

他的生命，因此擁有衆多的讀者，是一位家喻戶曉的資深漫畫家。

談到陳定國，讀者該會記起他筆下一個膾炙人口的女俠呂四娘吧？呂四娘在清初是一位綠林女俠，爲反清復明，屢次深入大內，謀刺暴君雍正；大義凜然，義無反顧……當時在漫畫大王連載時，吸引無數的少年讀者，隨着情節的變易，高潮迭起，驚心動魄……這種令人親切而動容的感懷，至今仍活在許多人的心裏，陳定國漫畫的魅力一直綿長的，無盡地延續着，讓誰也無法輕易忘去。

陳定國在九歲之時（民國二十年）即獲得當時新竹州（包括桃園、新竹、苗栗三縣）的圖畫比賽第一名，在當時，以他九歲稚齡又是臺灣人的身份，能勇奪冠軍，可說是非常不易的。十七歲起，即成爲新竹州同光新聞及新竹時報特約漫畫執筆，自此開始其漫畫生涯，可說是臺灣漫畫家的先驅。光復之後，他開始爲臺灣的第一本兒童雜誌「娛樂圈」畫漫畫；民國四十一年時，在軍人之友社所舉辦的首屆敬軍漫畫比賽裏，囊括一、二、三名。斯時，陳定國在故鄉執教，指導學生陳秀綾參加世界三十二國在日本的畫展，榮獲最優等獎，蜚聲國際；那是我國來臺後首次參加的世界性畫展。

民國三十九年，陳定國應「學友」的敦聘，在月刊中畫「三藏取經」的連載漫畫，刊載了三年多，使全國兒童少年讀友們，非常喜愛，轟動一時。嗣後，陳定國繼續作畫，諸如：新學友、東方少年、良友、模範少年、漫畫週刊，少年世界等兒童刊物，均有極富教育、文化、歷史人物等寓意深長的漫畫出現。他的漫畫作品泰半以中國歷史故事或神話爲背景，饒富古典的趣味；他的作品有：三藏取經（學友四十年七月起）花小妹（新學友四一年元月起）孔明先生（東方少年四二年起）孟姜女（良友四四年五月起）呂四娘（漫畫大王四二年六日起）移山倒海樊梨花（中華少年四四年九月起）白娘娘（模範少年四二年八月起）王寶釧（少年世界四五年七月起）孟麗君（漫畫周刊四三年起）小天眞等等，另外，陳定國還畫了許多中國民間故事，禀明忠孝節義的中國精神，可說是一個最典型的中國漫畫家。

藝術界人士對陳定國的漫畫評論是：他忠於藝術，作品刻畫入微，生動，線條清秀，精緻而巧妙，並

。等……君麗玉、妹小花、娘四呂、娘娘白：物人畫漫的名著國定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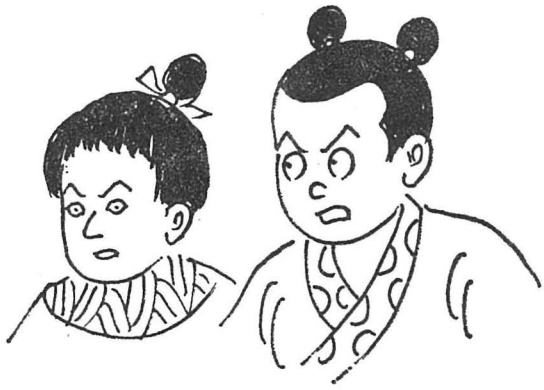
且構圖的風格獨特，尤其畫中國古典美女，更是維妙維肖。近年來，陳定國致力於地方社會漫畫的繪製，大都刊在故鄉新竹的地方刊物，有大衆微信周刊、竹聲周刊、自由周刊等，偶而也在聯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國語日報發表漫畫作品。民國六十二年蒙先總統　蔣公召見，並邀宴於陽明山中山樓，這是他引爲一生最大之榮耀。

目前，他和老妻安靜的住在故鄉新埔鎭，有輕微的心臟病，但精神愉快，常應邀擔任美術評審工作，今受聘爲新竹臺灣肥料公司漫畫教授。他的漫畫作品已交給臺中大里鄉華仁出版社，於年內問世，將可再見他昔日的風采。

葉宏甲的四郎真平

提起「四郎」「眞平」這兩個漫畫人物，許多三十五歲以下的成人，仍會像第一次得到禮物的孩子般的，睜大眼睛，眼裏盡是歡悅與懷念的光芒——十六、七年前，「四郎」「眞平」是兩位讓小孩子著迷的漫畫人物。小孩子的嘴裏興高彩烈的談論他們，把零用錢花在他們身上，也把童年的快樂、滿足建立在他們身上。在鄉下，許多孩子打着赤脚，要走過好幾個村子，爲的是要買上一本漫畫周刊，因爲裏頭有「四郎」有「眞平」。那時，書中的四郎眞平是俠義的代表人物，常常爲了國家與正義，與賊黨展開一連串

的大戰——經常是這樣的：賊黨的首領都是戴面具的或是蒙面的，但最後，等首領伏誅時，讀者才發現首領原來就是王府裏那些將軍中的一個。就這樣，引人入勝的情節，維繫着許多小孩的歡樂。帶着四郎、眞平的夢，這些小孩，長大成人，如今都已是社會的中堅人物，但他們自始不曾忘掉「四郎」「眞平」……。



葉宏甲風靡一時的英雄人物：四郎、眞平。

塑造這兩位漫畫人物的畫家就是葉宏甲。他在臺灣受完中學教育後，曾到日本兩年，學了一點美術，回國後，從事美工設計工作；起先，他是爲友人的書繪製插圖，而後，他覺得：何不自己寫自己畫呢？民國四十七年，他的諸葛四郎的第一篇故事「大戰魔鬼黨」誕生了，造成了極大的熱潮，讀者熱烈的廻響使得葉宏甲得到最大的鼓勵，接着推出了「決戰黑蛇團」、「大鬪雙假面」、「大破山嶽城」、「大戰雙騎士」、「大戰金銀島」等膾炙人口的諸葛四郎漫畫集。他表示，那時候，他每天一早起來，就一直畫到晚上十一、二點，靈感是泉湧般地；他作畫時的心靈與讀者是溝通的，一種光熱相繫着，促使他一直畫下去。葉宏甲的太太形容葉宏甲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個木訥老實的好人，祇知道默默的從創作中獲得喜悅；漫畫像是他的生命般地，將身子畫壞了，他也無所謂。當時，有許多雜誌以極昂貴的酬勞要挖他過去，他毫不動心，那時，我們剛結婚不久，環境不是很好的……嫁給一個漫畫家，我覺得必須要有很大的耐

心，但我以他爲榮。」

很多人覺得四郎、眞平的日本氣息很濃，是日本的故事。葉宏甲覺得這是很大的誤解，他自小受家裏的影響，讀了許多的古書，如戰國策、資治通鑑、三國誌、史記等等，他說：「四郎姓諸葛是取諸葛孔明之『忠』，名四郎是取自楊四郎之『孝』，就是取其『忠孝兩全』之意。眞平是取其『眞誠平實』，也就是中國人的待人處世之風。」他塑造這兩個人成中國俠士的典範，他們也充分發揮了名字所代表的美好內涵。

在四郎、眞平全盛的時期，國內的片商曾動過葉宏甲的腦筋，民國五十年左右的農曆春節，「大鬧雙假面」被拍成臺語片推出來上映了，賣座空前；片頭是葉宏甲的手筆，小朋友一看片頭，都熱烈的歡呼了起來，那時，飾演四郎的，是現在香港邵氏公司的老牌影星唐菁先生。「大鬧雙假面」去年曾再度拍成電影上演，賣座並不好，一方面是由於這一代的小孩對諸葛四郎顯然是陌生了，他們沒看過葉宏甲的作品，沒有那份濃厚的漫畫感情。再者是電影本身擅自改變葉宏甲的內容，變成一部耍噱頭的拳脚片，讓眞正抱着懷念的心情去看的觀衆們大失所望。

四年前，他發生車禍，被送到中興醫院。醫生覺得他的名字很熟，但想不出是誰。葉宏甲問他：「你看過四郎、眞平嗎？」醫生恍然大悟，立刻奔走相告，弄得全醫院的人都跑來探望他。他們告訴他，小時候多麼迷他的漫畫，多麼希望再看到那些書。十多年來，由於長期過度勞累使他的健康受到損害，血壓劇升，他無意中斷，但又力不從心；加上漫畫審核過於嚴苛，種種壓力下，他擱下了畫筆。就在許多舊日讀者的鼓勵之下，葉宏甲再度將他所有的作品印行問世，主要是他覺得大半輩子的心血不保存起來可惜，以後的人恐怕就看不到屬於中國的漫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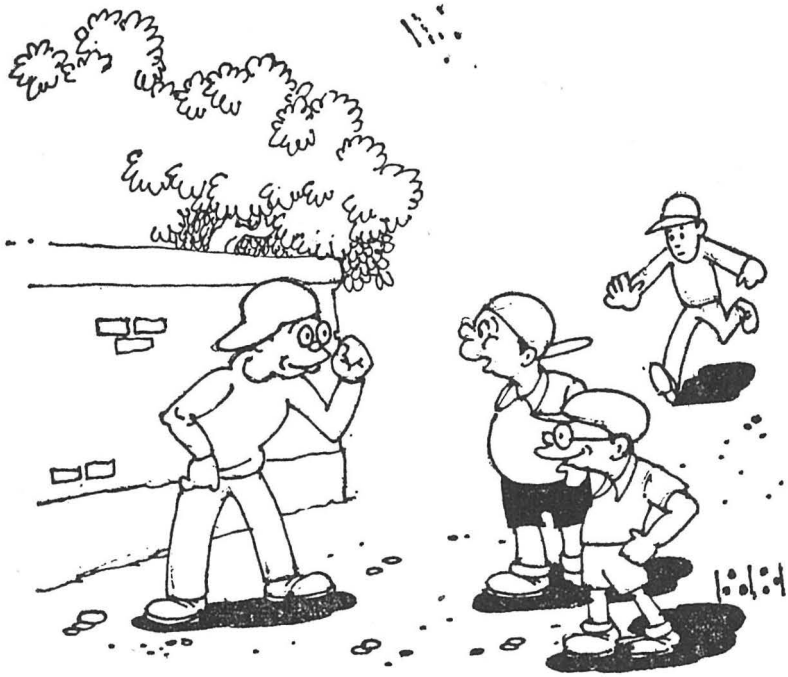
葉宏甲現年五十六歲。目前住在西門町一條巷子裏，由於腦溢血，行動不便，但他同筆者談起中國漫畫，仍是豪情不減當年；一個令人感佩的中國漫畫家，命運是不會令他屈服的。

陳光熙是校長漫畫家

在臺北市立商職的校長室，見到這位可親而又和藹的長者，這位在臺北市立商職當了二十多年的老校長陳光熙先生，你不會想像到：他就是二十年前，聞名國內的名漫畫家羊鳴。陳光熙是臺南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談到他的漫畫生涯，他笑出了滿臉的皺紋，露出了一口煙燻過的牙齒——那是他致力於教育崗位，辛苦的表徵吧？他的漫畫作品「小八爺」曾令全國的少年讀者爲之風靡。

陳光熙在中學四年時開始畫漫畫，以一幅描寫戰時罷工的漫畫作品，入選日本王樣雜誌（King），獲得獎金二十元，那時的二十元相當於一個日籍警察一個月的待遇。由於這次的鼓勵，開始他漫長的漫畫生涯。日據時代的學生時期（陳氏在東京帝大就讀時）即開始在臺灣新民報，臺灣日日新報發表漫畫作品，大學的生活費都來自漫畫創作之上；陳光熙並且勇奪全日本海報設計比賽第二名。可說是，在其求學時代，就打下他深厚的繪畫基礎。

臺灣光復之後，陳光熙擔任中學訓導主任，常在課堂間發現學生偷偷的翻閱臺灣的漫畫書，他想，禁止或沒收都不是好辦法，一定要有代替品才是良策。那時，臺灣還沒有少年刋物可供學生們閱讀，於是他靈機一動：何不自己再來畫些有意義的漫畫，給學生們看呢？遂創造了「小八爺」這個角色，故事結構最初是由一位師大的心理學專家彭教授構思的。「小八



爺八小：品作的（鳴羊）熙光陳

爺」漫畫開始在新創刊的「學友月刊」上連載，初版印了三千本，竟在兩天裏售罄，學生們排隊等着購買，連印了二萬本，造成「學友」的暢銷。

「小八爺」漫畫，陳光熙是以學生生活爲背景，由於他本身是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自然瞭解學生的各種心理，他筆下的「小八爺」是這樣的：調皮搗蛋，但有一顆憐憫、善良的心。他常將帽子歪戴着，常常犯錯，但也勇於改過。「小八爺」在陳光熙筆下，鮮活在廣大少年讀者的生命裏，隨着讀者的年歲增長，「小八爺」也由國小學生變成初中學生，小學制服也成了初中的童軍制服。可說是令所有逐漸長大的少年讀者感到無比的親切。「小八爺」漫畫在全盛時期，陳光熙一個月裏，要畫到兩百頁之多；白天在學校執教，晚上忙着作畫，他忙碌，但他是非常愉快的。

陳光熙也辦過一本少年雜誌，名叫「學伴月刊」，可惜遇到强烈的葛勒禮颱風，所

牛哥畫漫畫費蒙寫小說

有的雜誌都被洪水淹掉；他笑說沒有當老板的命，還是回去幹他的校長。不久，「小八爺」的漫畫亦逐漸少畫了，因爲那時，漫畫已開始走向沒落的路了。陳光熙說，這是很遺憾的。像他對於「小八爺」的深厚感情，好像是父子般的……民國五十六年左右，他經由朋友介紹，再度執起畫筆，在臺灣晚報畫每日連載的漫畫，這一次是畫給大人看的，題目叫「長巷春秋」，有着深濃的鄉土氣息以及中國人特有的人情味，情節非常的感人。陳光熙談到他畫「長巷春秋」的用意是啓示人們要有敦親睦鄰的觀念，他覺得在都市裏，人們已經逐漸失去這種美好的德行，他認爲：文明的發展是很好的，却也有它的缺點，就是人們不再有像昔日那種親切以及人情味了。他的漫畫一直是笑中帶淚，從生命裏彼此獲得關愛與互助互解；「長巷春秋」描述的是一條巷子裏的居民，大家和衷共濟，互相幫忙的感人故事，裏面的人物都是我們身旁可以遇見的：有當畫家的老鄰長，有記者，保險推銷員，賣麵的，當酒女的蕭姑娘，小學教員……構成一幅感人而又幽默的寫實畫面，陳光熙熟練的畫藝贏了讀者不少眼淚。

陳光熙，臺北市立商職的老校長，每年夏季，鳳凰花開的時候，就得送走一批畢業的學生，他說：就像嫁女兒般的。畢業很久的市商學生，仍常惦記起這位可親的老校長，但有幾個知道，老校長也會畫出動人的漫畫呢？陳光熙目前正完成了寫了多年的法律論文，他又想再度執筆，爲期待許久的「小八爺」的讀者們，畫出更精彩的漫畫。

談及牛哥，許多人會想起那幾個膾炙人口的漫畫人物——牛伯伯、老油條、牛小妹、阿叮阿噹、龍哥哥……民國四十年，牛哥的漫畫「牛伯伯打游擊」在中央日報開始連載，一時洛陽紙貴，雖然是反共漫畫，牛哥他沒有八股，祇有諷刺與趣味。談到他怎麼會創造出牛伯伯這樣的一個漫畫人物，他說，牛伯伯事實上是一個處在新舊社會遞換的人；身着唐裝，燈籠褲，加上一雙滿是補釘的美軍大皮鞋，因爲無法適應這個急速轉換的新社會，成爲一個都市的土包子，鬧出了一連串可憐而又可笑的笑話。牛伯伯光禿禿的頭長着三根稻禾似的頭髮，以及兩顆大門牙，成爲三十年前，最受歡迎的漫畫人物，也成了牛哥的金字招牌。

藝術界的人士公認，牛哥是個鬼才，是尊千手觀音，他以「牛哥」之名畫漫畫，以「費蒙」之名寫小說，當過演員，也導過一部名叫「雙槍王八妹」的國片，連該片的歌曲歌詞都是他一手包辦。他今年五十五歲，英挺不遜當年，祇是，兩鬢霜白了——「我也逐漸老了。」他無限的感嘆，隨後是清朗的豪邁笑聲。六十七年五月，偕夫人遊美，在大華晚報及海外僑報發表遊美畫記，極受國內外讀者好評。

問起他畫漫畫的歷史，他沉思半晌，而後舉出四根指頭——「畫了四十年了。」牛哥十二歲時，抗戰軍興，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動人的抗戰漫畫，追隨父兄逃到香港後，以港幣七毛錢一張的低微稿費，開始他的漫畫生涯，一畫就畫了四十個漫長的年頭。問起他個人的感想，他愼重的表示：人生無它，祇有「奮鬪」二字，不停的奮鬪！他覺得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意義。他之所以繪畫，完全得自於父親的遺傳，李老先生是位出色的油畫家，牛哥的兩位兄弟，也是港臺有名的漫畫家，一個是李凌翰，一個是李敬祖，一門三傑，皆是名漫畫家，可說是人世少見。

牛哥的漫畫大都是社會性的。他畫漫畫，不敢掉以輕心，一定要從正面、反面、側面多方觀察，才能下筆，可謂其心如虹，其筆如劍。他的「牛小妹」漫畫，對臺灣的農業生產曾有過極大的貢獻；他的單幅社會漫畫也成爲社會大衆的喉舌，牛哥嫉惡如仇，對不平之事，以筆爲劍，加以針砭，可說是盡到一個漫畫家最大的職責。他認爲漫畫家必須要配合時事，順乎時代，才能够創新和成長。

•爺二牛、條油老、伯伯牛：物人畫漫作著的（哥牛）蒙費李

牛哥本名李費蒙，民國十四年生於廣州市。他的漫畫代表作品有：「牛伯伯打游擊」、「老油條」、「牛小妹」、「胡老鴨」、「暴發戶」、「拳師狗」、「阿叮阿噹」、「小牛喜妹」等等。小說作品最早的一部，是寫於廣州的「賭國仇城」，時間是民國三十七年。來臺後的小說作品有：「職業兇手」、「亡

魂記」，「情報販子」、「大小姐與流氓」、「紫飄香」、「女覇天」等等。

他教過許多學生，像趙寧、小董、王丁泰、林世俊、任適正等人。他每年都到前線去勞軍，倍受前方將士歡迎。去年，他花費六個月時間，爲佛教繪製「護生畫集」，勸人行善，不殺生，作畫時淨身燃香，以無比虔敬之心完成。

豪邁而又孤獨的童叟

童叟本名童彭年，浙江杭州人。童叟的一生，正像他每一部作品中的主角一樣坎坷。許多時候，他會把故事中的主角當成自己，寫到主角高興時，他會豪邁而愉悅的大笑，畫到主角哀傷時，他會悄然的落淚……他就是這麼一個豪爽、感情豐富的童叟。

童叟二十年如一日，守住一個畫家的崗位，爲國語日報第八版連載圖畫而撰繪著，他的著作有：「小賣藝人」、「小箭手」、「小牛兒」、「小黑」、「獵虎記」、「破棉襖」、「我們六個」、「在風雨中長大」、「猓玀」等等……深受青少年們的熱烈喜愛，不少小朋友每天爲了搶先看到童叟的作品，有時候還把報紙搶破呢。就這樣，童叟將他的一生獻給中國漫畫，他嘆喟說，他已從昔日那個豪情萬丈的少年變成華髮漸生的中年人了，而他一生淡泊，對名利的不

童叟的作品：仁者無敵

的某種淒涼，憐憫而悲天的性格，就在少時，深植在童叟的腦海深處，促使他背起行囊，走向遙遠的北方，在寒風冰雪裏，同那兒的牧人擠在陋屋裏，啃着硬梆梆的窩窩頭。「年輕人，爲什麼老遠跑到這兒來受苦捱凍呢？划不來哪！」老牧人勸他。童叟笑一笑，搖搖頭，滿足的啃完他手裏那塊難嚥的窩窩頭，從那一刻起，他長大了。他今年四十九武，孤獨的畫着，喜歡喝酒，大嗓門，沒有心計，他的豪爽與善良，使許多人深深感動。

童叟覺得人生要能吃苦耐勞，在風雨中體驗生命。他覺得，中國的兒童們太缺乏精神教育；中國有很多好的成語、歇後語是很有趣的，所以他二十多年來，像一個說通俗故事的老人般的，耐心並且充滿愛心的給中國的兒童與少年們款款地訴說着許多感人的、屬於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小故事。童叟以純中國式的幽默與親切，灌溉着我們的幼苗，誰在意，使得他現在，仍未成家，孑然一生。

乍見童叟，他那純熟的北地口音，高壯的個子，以及那張滿歷風霜的臉顏，不就是一個典型的北方漢子嗎？錯了！童叟是標準的江南哥兒，浙江杭州人氏。在江南的老家，童叟有個家世不錯的家，但他從小就從許多由北方流浪到江南的同胞身上，感受到人世

看了他的「在風雨中長大」不熱淚盈眶呢？而童叟自己，就像「猓玀」故事裏，那隻孤零而又不被人瞭解的野狼，一生充滿坷坎與哀傷的。

童叟對於國人不重視漫畫，感到很失望；他認爲漫畫是正義之筆，它的力量是其他文字所無法比擬的。而我們的幼苗需要有愛心的人，從旁輔導，他以漫畫作爲教材，幫助幼苗的成長，他覺得這一生，他感到唯一安慰的，就是他曾以他的漫畫，帶給衆多的中國兒童一段快樂而又健康的童年。他已經逐漸少畫了，近年來，他潛心於紫微斗數、命相方面的深奧研究；最近的漫畫作品是國語日報連載中的「仁者無敵」，他自己寫自己畫，倒也自得其樂。

中華民國漫畫學會在去年，曾以金爵獎一尊，頒給童叟，獎勵他二十多年來，埋頭苦修，不計名利的爲中國的漫畫貢獻出他寶貴的青春與愛心，童叟，他是永遠不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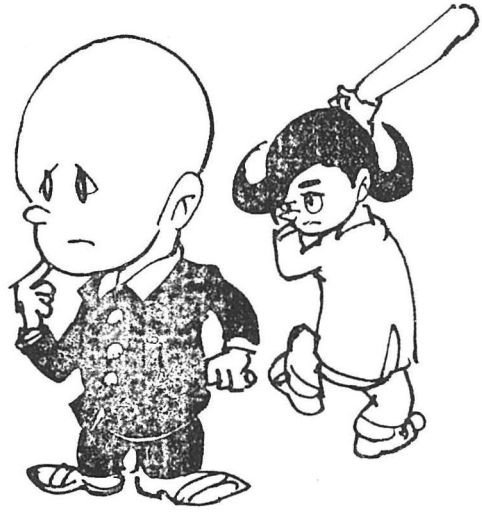
徐麒麟忘不了大頭呆

他在臺北師專唸的是美術科，班上同學裏頭也出了一位有名的漫畫家劉興欽；但他在漫畫的造詣及成就上，也不遜於劉興欽。提起「大頭呆」這篇漫畫，在二十年前受歡迎的情形，現在年近三十的人們，

仍會興奮的告訴你：「大頭呆」曾經如何的令大家關心備至，令大家爲他的愚蠢與被欺凌，捏了一大把汗，「大頭呆」他就是這麼一個教人疼愛而又可憐的漫畫人物，是誰創塑了他呢？

徐麒麟，民國二十年出生，臺灣南投埔里人。他有着極爲特出的藝術天份，擅長水彩、油畫，最拿手的，應該是人像雕塑了！但他怎麼會想到去畫漫畫呢？談及這事，徐麒麟陷入遙遠的回憶裏——目前，他早已不再畫漫畫了，在旅行社幹了十年的導遊，但在他的身上，仍可以找到一份濃郁的藝術家氣質。他抽出襯衫胸袋，那枝日製的百點牌鋼珠簽字筆——「我一直都帶着這個，那怕帶外國觀光客去旅遊，在旅程上，我偶而也畫些速寫，我一直沒有忘掉，我是畫畫的。」在進入旅行社之前，徐麒麟也做過一家影視廣告公司的動畫（卡通）製作主管；他覺得，畫卡通很有意思，可是太勞累，最令他懷念的，還是漫畫了。

徐麒麟非常推崇日本的名漫畫家手塚治蟲。他覺得手塚是世界漫畫史上的鬼才，他也不諱言，他最初會想畫漫畫是由於看了許多手塚的漫畫作品。他創塑了「大頭呆」這個漫畫人物，是小時候在埔里鄉下，某個鄉人給予他的靈感。他說，小時候，他們那兒有一個長工，愚笨但非常的善良，已經二十多歲了，仍像孩童一般的心智，他一直覺得很同情這個長工，長工最大的特徵就是有顆出奇碩大的頭顱，「大頭呆」漫畫就是以此爲最初的雛形。我們在「大頭呆」漫畫中看到的是這樣：大頭呆有個大得出奇的頭部，入學



呆頭大：品作的麟麒徐

的第一天，父母親大費周章的幫他把校服穿好，就是學生帽戴不下去，因爲他的頭實在是太大了。他很笨，在學校，功課奇差，被老師視爲低能兒童，同學又常欺負他，小可憐一個。連校外的壞人都動上他的歪腦筋——「他的頭那麼大，也許裏面藏着一枚鷄蛋般大小的鑽石吧？」將他綁架，想敲開大頭呆的腦袋……一個歷經傷害的小孩，在徐麒麟充滿感情的畫筆下，令讀者一掬同情之淚，「大頭呆」的結局是他變成聰明的孩子，被人一棍敲掉愚笨，聰慧得令所有的人吃驚，他讀書一目十行，考試次次滿分，但他悵然若失……。

徐麒麟的漫畫都採取社會性寫實的方式，有喜有淚。他有一部作品，描寫一個貧困的家庭，母親很會生育，全家孩子十二個，但老爸爸祇是一個收入微薄的公務員，母親節衣縮食，有一次，他全家人吃飯，飯桌上有一大碗湯，裏面祇有一枚田螺……多麼深刻的描畫，徐麒麟，一個內心充滿悲憫情懷的出色漫畫家。

徐麒麟認爲漫畫是自我的存在，他昔日在創作時，爲了思考漫畫題材，經常一個人跑到郊外去，他說，他在思考故事時，是不能有噪音的，這樣，他才能構思出好的作品。他民國四十二年從北師專美術科畢業，開始在臺北福星國小任教，最初不是畫畫的，是畫插圖的，他曾在青年戰士報畫過一段日子的插圖，他覺得：插圖和漫畫是截然不同的，要畫漫畫就不要畫插圖，否則互相干擾，到後來，漫畫、插圖都畫不好。他畫漫畫採取電影手法，有遠景、中景、特寫，他對自己作畫的態度絕對忠誠。他的最後一部漫畫名叫「漣漪」發表在天龍雜誌上。他如今可說是旅行業的老手了，可是，他懷念的，仍是漫畫；他說，他一直忘不了「大頭呆」……而我們也一直忘不了吧？

阿三哥是劉興欽的化身

在劉興欽的漫畫裏，我們常可以看到一個土土的，而又讀來很親切的地名——「大山背」。劉興欽就是新竹大山背的人，他的漫畫人物也都來自大山背，像「阿三哥」、「大嬸婆」等等。他和漫畫家徐麒麟是臺北師專美術科同班同學，除了畫漫畫，他還是一位發明大王，先後有一百多件發明物，獲得國內外多種專利；他一直是個幸運並且事業順利的人，畫漫畫及發明都給他帶來不少的財富。他是六十一年文藝獎章的得主，六十二年與漫畫家陳定國先生同蒙先總統蔣公的召見並賜宴於陽明山中山樓；六十三年，他又榮獲中山發明獎，獲獎很多次，對生命的鼓勵很大，所以他一直都活得很健康，很愉快。

怎麼會去畫漫畫呢？他想了一想，然後開始款款而談了。他記得日據時代，他還是小學生，那時還在大山背鄉下，常常要帶牛去山上吃草；他常把牛帶到一處面臨竹東鎮的坡上；那時，美國飛機常來空襲新竹，就從這處山坡開始俯衝，飛得很低，劉興欽可以看到機艙裏的飛行員，他向飛機揮手，裏頭的老美飛行員也向他揮起手來了。第二次，美國飛機再來時，擲下的不是炸彈，是傳單，上面畫着一幅很幽默，有趣的心戰漫畫「南瓜大尉」，描寫日本軍官作威作福的醜像，劉興欽看了哈哈大笑，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對漫畫有着非常摯切的深愛與興趣。

他的第一篇漫畫名叫「尋仙記」，描述一個看了

運環武俠圖畫書的小學生，沈迷太深，竟上山去尋找師父習藝去了，就這樣，一炮而紅，那時是民國四十二年，出版這本漫畫的是一家名叫「新欽」的出版社。民國四十五年，他的「阿三哥」開始在模範少年雜誌連載，受歡迎的程度，使他自己都大吃一驚，當時，他在臺北市永樂國小任教，小學生一看到他都指指點點——「那個老師就是畫阿三哥的？」「眞的嗎？

劉興欽的作品：阿三哥與大嬸婆

眞不敢相信，他是我們學校的老校友。」永樂國小也以擁有劉興欽爲榮。「阿三哥」在全盛時期，一天要畫二十頁的稿子，有五百塊錢的收入。「那時，我當教員的薪水一個月才四百八十元。」劉興欽笑着說。

不久，「大嬸婆」也誕生了，受讀者喜愛的程度更凌駕於「阿三哥」之上。大家都喜歡這個喋喋不休，愛管閒事的「大嬸婆」；「阿三哥事實上就是說我自己，土裏土氣，但有一顆善良而樂於助人的心，第一次來到都市，因爲初見都市的繁華，嚇得手足無措，鬧出了許多笑話。」劉興欽說。他記得，第一次來到臺北，火車在後車站停靠，他走出後車站，叫了一輛三輪車；告訴拉車的：「我要去臺北火車站。」

臺灣日報創刊時，邀請劉興欽去臺中，在當時的臺中商展上爲觀衆畫漫畫，造成臺中商展最大的熱潮，大家都想一睹「阿三哥」、「大嬸婆」的作者之風采。不久，他開始在臺灣日報上連載「阿三哥大嬸婆遊臺北」，繼而是「遊臺灣」——劉興欽眞的去遊臺灣，由臺灣日報出資，住最好的旅館，坐最舒適的火車，到那兒，「阿三哥大嬸婆」就到那裏。出單行本時，連銷數萬册，再次掀起「阿三哥大嬸婆」漫畫的

最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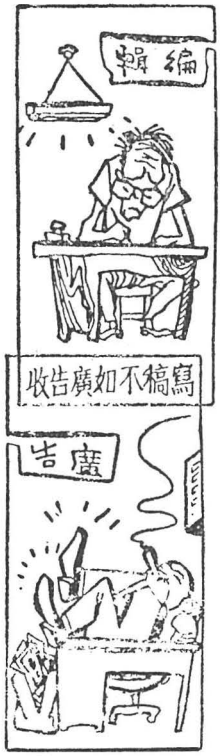
除了「阿三哥」、「大嬸婆」漫畫之外，劉興欽的漫畫作品很多：「丁老師」、「小天才」、「小聰明」、「阿土伯」等等，尤其是「機器人」漫畫系列，更受到全國各地小朋友的歡迎。不久，劉興欽逐漸疏離了漫畫，專心發明工作，在發明上，他依然是成就非凡的。他表示，有一天，他要以漫畫來寫他的自傳，像他昔日的漫畫一樣的動人。目前，他愛上潛水，時常穿起潛水衣，戴着氧氣筒，深入海底，以魚槍刺魚，他覺得生活是非常美妙的。

陳弓是漫畫怪傑

陳弓本名陳金城，民國二十三年生於遼寧。陳弓最早並不是畫漫畫的，他同梁鼎銘先生研習國畫及油畫，但他日後，却以漫畫聞名於海內外。漫畫家童叟與陳弓相知甚深，他語意深長的說：「陳弓是中國漫畫史上，一個難得的怪傑。」問到爲什麼陳弓能那麼透澈地以漫畫來剖析這個社會的百態？陳弓說：他從小就飄零外地，經歷許多的艱辛與愁苦，與社會有着多面性的接觸，所以對於人，對於事物有着極深刻的觀察與瞭解。

陳弓最早的漫畫是在四十年左右，發表在臺灣新生報的兒童漫畫——阿華。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左右，在大華晚報主編「漫畫筆陣」，以後在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擔任記者；也在該報連載漫畫，如「王老五別傳」、「父與子」等。一直到五十四年時，

國內的每個報紙都開始有了周刊式的增頁，於是當時聯合報的史晢權先生便把陳弓拉到聯合報來，以「周末漫畫」爲主題，開始在聯合報畫起社會漫畫來了，第一篇作品適逢耶誕節，於是陳弓以那篇「聖誕之舞」打出了漂亮的第一炮，翌日，臺灣每一個角落，都有人在談陳弓，打聽陳弓是何許人物。此後，陳弓在每個星期六，固定在聯合報上發表他那膾炙人口的「周末漫畫」；那時，陳弓的漫畫對於醜惡與不平的針砭與筆伐，使得廣大的讀者爲之擊掌叫好！



陳弓的作品：周末漫畫

「周末漫畫」是陳弓創作過程中，感到最愉快的。他曾經畫過一幅題目叫「幼吾幼」的社會漫畫，刊在聯合報上，裏面畫的是一個瘦小的兒童可憐兮兮地做着軟骨特技表演，由於這幅漫畫，政府宣佈，從此兒童不准做特技表演，以免戕害兒童身心。這就是一個優秀漫畫家具備着社會良知的最佳表現。由於陳弓的這幅漫畫，使某些兒童免去被剝削、傷害的命運；嘉新文化教育基金會決定將五十七

林大松的義俠黑頭巾

年度的嘉新新聞獎頒贈給陳弓，獎勵他克盡一個漫畫家的職責。

陳弓談到他的創作方式，他永遠是站在大衆的立場來剖析一樁事物；他覺得眞理是必須要重新塑造的，他在下筆時，一定要求證於翔實的新聞資料，而後，在畫裏，諷刺醜陋與罪惡，令所有的人引起共鳴，這是他最感到愉快的事。那時，他除了在聯合報執畫之外，並主編大衆日報、民族晚報的漫畫版；近年來，作品較少，主要是創作限制太多，他覺得，如果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倒不如不做。他也爲香港工商日報、晚報繪製國際漫畫。

陳弓對於國內的漫畫家不被尊重，感到相當的失望。他認爲，漫畫與其他繪畫不同，除了要有繪畫的技巧外，最重要的是在於表達思想。表達的內涵又以幽默、諷刺爲主，表達的方式着重於誇張。漫畫在外國不但盛行，且有其相當的地位；但在國內，漫畫一詞往往被部份無知的人誤認爲只是兒童看的連環圖畫，這是很錯誤的看法；事實上漫畫分類甚廣，包括有國際政治漫畫、新聞漫畫、社會問題漫畫、生活趣味漫畫、經濟、體育漫畫等等。

陳弓曾於六十六年自費出版他的漫畫精選集「萬象圖」，賣的情形並不好，這本集子是他從數千幅各類漫畫中挑選出來的精華，所以，他認爲問心無愧。目前，他任職於經濟日報，雖然不再有漫畫作品，但他仍有深刻的良知與正義感，他也是六十五年度金爵獎得主。

義俠黑頭巾衝進盜賊的山寨時，才發現，他已被重重包圍了；四邊有敵人的弓箭手，而他所要解救的小傑被盜賊綁在山寨中央的巨大木柱上，頭上繫着一枚炸藥鐵丸，盜賊首領猙獰的狂叫，勒令黑頭巾棄械投降，遠處的火山正噴吐着濃煙，噰噰的吼聲不斷，黑頭巾陷入急迫的眉睫之險了……。林大松的漫畫常常有着這份令人震慄的高潮。

林大松，民國二十九年生，臺中縣豐原鎮人。他的漫畫喜歡以一種遊俠的形態出現，他覺得自小，他就崇尚小說或日本電影裏的遊俠，爲正義打抱不平，那怕爲義而死，也毫無所懼。他的漫畫一直擁有大量的讀者，因爲，除了他動人靈巧的筆觸之外，讀者喜愛他漫畫裏的俠士精神。他的第一部漫畫是民

巾頭黑俠義：品作的松大林

國四十五年連載於「漫畫大王」裏的「天馬俠」，奠定了他在漫畫上的地位。他也畫過「現代西遊記」，但他最膾炙人口的，仍是連載於漫畫周刊裏的「義俠黑頭巾」；在他「黑頭巾」風行全國的時候，漫畫書的空白處，都會印上讀者的來信，譬如：「黑頭巾他倒底是誰呢？」「王勝死了，我覺得好難過，你爲什麼要讓他死呢？」等等，可見讀者對於「黑頭巾」的沈迷與關愛。

林大松漫畫裏的「黑頭巾」有時是不使刀的，拿的是雙槍，經常把盜賊密如雨絲的箭陣打得七零八落，而他分毫未損。有些保守些的讀者說，荒唐，怎麼那個時代有槍呢？但漫畫的含意，在於一種不凡的想像力；林大松表示，他喜歡讓讀者看得高高興興，他的情節並沒有離譜；許多讀者也說，「黑頭巾」的雙槍襯托出他的武藝非凡。但「黑頭巾」也並不是萬能的，有時，他一失算，也會被盜賊打得落花流水的。

民國五十四年，林大松爲大華文化出版社畫了一部武俠漫畫「鐵燕子」，受到成年人的喜愛。林大松以極流暢優美的筆觸，將主角的心靈掙扎，刻劃得非常深刻，兒女的感情，纖細而纏綿。而後，他應邀爲天龍雜誌畫許多插圖，林大松能夠用五種以上不同的筆觸畫插圖，而且，幅幅出色動人；當時，天龍雜誌有篇科幻探險的少年小說「德德遊記」，非常受到歡迎，林大松的插圖是主要功臣。離開天龍雜誌之後，林大松自創出版社，配合當時社會的情形，出版了幾本風格一新的漫畫：康定路命案、偷襲珍珠港、八六海戰、吹牛男爵歷險記。值得一提的是「八六海戰」，「八六海戰」是描述眞實的史蹟，我國兩艘軍艦在海峽上被共匪十數艘戰艦圍襲，海軍健兒奮勇抗敵，擊沉匪艦多艘，後因彈盡援絕，全艦官兵決心與艦同殉，林大松以他優美的筆觸，將這個壯烈的史實畫了出來，引起了國人由衷的共鳴。眞正是一個漫畫家以畫筆繪出來的愛國心聲。

林大松目前從事幼稚園讀本設計的工作，他覺得，漫畫已經離他非常迢遙了。他認爲，國內的漫畫家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與鼓勵，許多好的漫畫家棄筆求去，主因卽在於此。他對漫畫的看法是必須具有高度的幽默感，以及超凡的想像力；缺少此二者，漫畫就不再有任何的意義了。

許華良以純情來畫漫畫

——「女工求知的本能更甚於學校裏的學生，我爲什

很多人都知道美國柯達軟片公司有張令人會心一笑的報紙廣告：「老張臉紅了。」上面是一個男人雙頰點上兩個紅點，作不好意思狀的表情，是用極簡潔的插畫筆觸畫的，可是人們不會知道，它的創作者是誰？他就是昔日的名漫畫家許華良。三十九歲，目前在廣告界擔任美術設計工作，未婚，頭髮都快變白了，英挺的臉顏佈滿風霜。

好多年以前，許多讀者喜歡看許華良的純情漫畫集，別人用文字寫愛情小說，許華良則用他的漫畫來訴說愛的故事。他說，漫畫比冗長的文字要來得生動，一方面，小說不容易懂，不如漫畫容易；許華良說，他是畫給一些女工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年青人看的

許華良（許野）的自畫像

麼不爲她們畫些東西呢?」可是事實證明，他的純情漫畫不單是女工們看，高中女孩，受過大專教育的小姐們也樂此不疲。

他的讀者似乎女孩佔多數，許華良筆下的人物，都端莊而典雅，纖麗而富於氣質，文學性相當的濃厚，他的漫畫令讀者愛不釋手，水準絕不遜於文學書籍，主要也因爲許華良自身有着一股濃厚的書卷氣。許華良覺得他的漫畫一直都用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他是個感性的男人，他不否認，他是一個唯美唯情主義的男人，所以年近四十，他仍然是單身漢，他笑說：他已不打算結婚了。

許華良畫漫畫時，偶而以「許野」爲筆名，插圖、漫畫，在他靈巧的右手裏，都能有眩耀、動人的演出。他的第一篇漫畫作品發表在四十八年的「模範少年」雜誌，題目是「小珍」，是四格一個故事的短篇漫畫，描述一個頑皮而又可愛的小女孩。他的第一個長篇漫畫，是畫歷史人物，民族英雄的「岳飛」；但他的漫畫往後逐漸偏向純情與唯美的路上，在中國漫畫家羣，許華良這種特殊的風格是少見的，他是以漫畫來寫愛情的感覺，脫俗而清麗。

許華良覺得，畫漫畫是件非常痛快的事，他作品的題材大都是身邊見到的，有七分是眞的，三分是虛構的。他認爲：能够眞正令他感動的，他才下筆作畫，他要他的作品有助於讀者，否則就是浪費讀者的時間。那怕他描繪的，是男女之間，單純的感情，他仍然有他一套理論，他是不同流俗的，他要他的作品有啓示性，有令人感動的一面，不祇是消遣性而已。所以，他的書一直是不普及的。

許華良最後的一篇漫畫，是五十九年在天龍雜誌上連載的「癩蝦蟆」，這篇作品是描繪一羣中學生的清純感情，很多讀者喜愛，但他謙虛的說，他對這篇東西以及以前所有的作品都從不感動滿意過，他一直在否定自己的過去。但讀者不會忘掉許華良那份纖麗細緻的感情，許多人還鮮明的記着，許華良的漫畫曾給予他們多少美麗的幻想以及充滿純潔的青春以及甜美如詩的情懷。

許華良除了在廣告界工作之外，他業餘的時間，多用在研究佛理方面，以佛理來印證人生，他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他的人生觀是每一個人，要盡其本份，不存邪想，貪念，一切求其心安。問起他還會不會

再次執筆？他笑笑說，他也不知道，假如有人鼓勵的話，他會再試試看的，至少，像許華良這麼優秀的漫畫家，封筆是一種很大的損失，經過這麼久的歲月，許華良應該仍未失去昔日的純情吧？

後記

這十一位卓越的中國漫畫家，都曾經鮮明的活在我們的記憶深處，除了少數的兩三位，其餘的都已封筆多年了；爲什麼不再畫呢？筆者所獲得的答案是相同的。最主要的，我們的漫畫家未能受到應有的尊重與待遇。在目前，許多人大聲疾呼文化復興，我們的漫畫文化却已衰微得幾乎死亡，這應該歸咎於誰呢？我們的幼苗，此時閱讀的漫畫作品，完全來自日本，來自歐美，而我們自己的漫畫作品呢？我們也有如此優秀的漫畫家，爲什麼如今落得這種地步？這許許多多的問題有待於所有關心我國漫畫文化的人士來共同討論並且解決，而這已是當務之急的事。

走訪這十一位卓越的中國漫畫家，有的在隱密的市集，有的在遙遠的山鄉；我瞻仰着他們的神采，傾聽他們共話昔日的芳華，不勝感慨之際，也對這羣曾將他們所有的青春與心血投注於中國漫畫的漫畫家們，表示深切而眞摯的敬意！他們不論在昔日或是此時，在我們的心中，都是燦爛而可敬的，回憶他們出色的漫畫作品，他們的心血結晶，我們究竟保留了多少？中國漫畫的下一把薪火該傳遞何人呢？這恐怕是此時不易輕予以斷言的。（完）

我們重視您的意見

書評書目雜誌自創刊以來，一直重視讀者的反應和各方的批評與建議，我們歡迎您提供各種意見，更希望您成爲本刊的撰稿人。